



投稿邮箱:www.85193207@126.com

【民间记忆】

□苗得雨

劳模也能打鬼子

我这里略去了“汉奸”二字，他们是国家与民族的背叛者，已是民族敌人，人称“二鬼子”。“二鬼子”也是鬼子，不必单列。

我们家乡有位鲁中区第二名劳动英雄叫王兑一（第一名朱富胜），得奖时，画报上一个壮汉，牵着奖品——大黄牛，羞答答像个小媳妇。有一年我在那一带采访，专门安排了一个时间，去看望这位“小媳妇”。已62岁的老英雄，仍红光满面，不显老。

叙起来，才知老英雄也是“牛馆司令”徐敏山下面的一员将，是七八个村民兵的小指挥，同时在徐敏山的整个队伍中是有名的“爆炸大王”。他会埋各种地雷，什么“和尚帽子雷”、“麻雷”、“趋雷”、“牛蛋雷”、“鳖盖雷”、“拉雷”等等。“和尚帽子雷”是十个雷埋一窝子，上面有个A字形板像个和尚帽，一踩便翻，踩哪边哪边响，炸敌人一炸就一堆。有一次在波池桥，炸死鬼子两个，炸伤六个，鬼子到了西波池，过河时，又炸伤七个，炸死一头马。1942年和1943年，在贾家庄子一带炸死汉奸不少。有一次在垛庄西桥上，炸了鬼子两辆汽车，把车炸翻在桥下，着了火，车上一个排的鬼子都死了。还有一次，鬼子“扫荡”快结束时，部队一部分插到了敌人的后方，他们配合着埋地雷炸敌人，在大辛庄河边，地雷响了，炸死炸伤四个……

我听老英雄叙说着，打量着他，我想他那一双手，为了根据地的生产丰收，可以使土坷垃开花，为了打击敌人，又可以使石头开花。他说：“从打鬼子到打蒋介石，没伤着我一根毛，身上这几处伤，”说着他指手、胳膊、腿等处，“是埋的雷没用着，起时受的伤。那是在孟良崮战役前，为了阻击敌人进攻，百多个人负责埋雷，头一天敌人来了一个营，估计第二天来一个团，想把原来埋的雷起出来再重埋，响了一个，炸伤的，接着我被抬到高湖部队医院，后来养伤去了渤海……”说着，他的双手动作仍灵巧地做好了饭。我们吃着，他讲了一



个有趣的打汉奸头子公佩敬的故事。老英雄叙说往年，一点没提当时正是日本鬼子连年“扫荡”沂蒙山时。

他说的那个故事是：1942年古历七月十五，在蒙阴城鬼子那里当汉奸大队长的公佩敬，带一营人去老家铁城子给他爹上坟。他爹是三年前这天死的，叫忌日，死了以后一直没来上坟。这家伙当汉奸头，有名的坏，蒙阴、沂水地里不知道的。手下管着一千多人。我们在敌人内部打进了十三个人，有夏庄的来成仁、他本村的公佩元等，敌人有什么情况，我们都知道。这天前，县大队长徐敏山送来信，说我们的人送情报来，公佩敬要带一个营的人马来他家林上给他爹上坟，要组织人打伏击。要力争抓活的，这家伙刁滑，抓不着也打他个腿断胳膊折！

县大队组织了三百来人，区中队参加四五十，各村游击小组去了六百，兴旺庄的一大帮，李家庄子十三个。都戴

着隐蔽帽，在苇笠上插上草或高粱叶。在半夜时，插到蒙阴地界，在敌人要经过的地方，大家散开在四面庄稼地里埋伏着。

成队长在官庄西边大官地，那里洋槐很多。俺在桥子正北的村里。岩麓村的上了西边高庄正北。不到吃饭的时候，我们几个装锄地瞭望情况的告诉大家：“公佩敬来了！”

公佩敬骑在马上，问这几个“锄地的”：“喂！刘希宜、刘汉民都在家吧？”公佩敬问的这两个人都是地主。“锄地的”问：“你是谁？”公佩敬说：“我是公司令！”此时，隐藏着的人们叭叭一阵排枪，边喊着冲出来：“我们是八路军！”公佩敬离成队长有三百来步，成队长喊道：“打公佩敬！”汉奸们一看被围上了，忙求饶说：“别打！别打！”我们说：“投降！投降就不打！”公佩敬看事不好，打马跑进了一个庙里。有十几个汉奸钻豆地里趴下了。

大家一齐吆喝着追，追到河南，顺着河道。徐敏山一个手榴弹炸伤了公佩敬的马，马一头栽地下。公佩敬下了马

在打匣枪时，人们说：“打那个穿大衣的，那就是公佩敬！”有人高声喊：“公佩敬，你这个王八羔子！当汉奸，卖国求荣，你这个不孝之子，你老子死了，你三年不来上坟，今天让你见你老子去！”有人喊：“八月十五人节，七月十五鬼节，今天让他和老子一块去了！把他当鸡宰！当猪杀！”

公佩敬一看，这回是要他的命了，不再还击，剥下大衣就窜。汉奸扔下十几个盛祭品的大抬盒，也没命地窜。公佩敬混进了里边。人们打了一口气，找不着公佩敬了。敌人过了骑马石，被蒙阴城出来的大本营的汉奸接应回去了。

这回，我们追得紧，敌人跑得狼狽，打死了他们十七个，伤了不少。公佩敬学了马超反西凉时曹操的办法，没被活捉着。十几个上坟的盒子，除了烧纸，有猪头、各种菜和大白馒头。大家一边吃着，一边嘟囔：“可惜没吃着公佩敬这贼羔子！”从那，公佩敬的汉奸队再没敢来。

【问茶齐鲁之十三】

□许志杰

国字号茶博会

济南的茶叶博览会之多、之高位让人眼前一亮，中国茶叶的高地正在向茶之北极转移，是一件大好事。如果说，一年一度的中国北方茶叶博览会是地方粮票的话，那么，带有国字号的中国茶叶博览会就是全国粮票，具有更强的传播和流通功效。上下交叉，无缝隙覆盖，无人能在如此铺天盖地的茶叶袭击战中逃脱，至此，中国离真正的茶叶强国已经不远。

不是很清楚国字号茶博会的周期是多少，本年度的中国茶叶博览会于2013年10月23日至25日在济南举行，时间有些短。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在本次茶博会的有关茶产业高层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宗懋先生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农药的残留，陈院士表示中国茶叶的质量安全问题80%是因为农药残留超标。农药残留不仅可能引起慢性中毒，也会引起急性中毒，特别是对儿童的危害性更大。再一个就是中国茶叶可持续发展仍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

茶叶的农药残留问题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出现这个问题的国家也不止咱们一个。但是，唯独中国茶叶备受关注，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一大产茶地区。虽然茶叶的单产面积不及日本、印度、斯里兰卡，甚至不如非洲的肯尼亚，但种植面积却在迅速增长，以大面积取胜高产量，兵团作战对决精锐战师，实际上就是简单的粗放种植对决精细耕作的种植方式。种的面积少，自

然就管理严格、仔细；漫山遍野地种植，管理自然而然也就放松了。农药的残留超标，茶叶质量的下降，都严重影响了世界第一产茶大国的国际地位。我们的茶叶不能大批量走出国门，大多只能自产自销，而自销和出口的茶叶要求又不一致，导致自销茶叶质量下降。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产茶国，但这并不是衡量中国茶世界地位的唯一标准。中国茶的世界地位是因为其强大的传播力量、影响力、推动力和普及作用。大唐帝国受世界各国仰慕追随，来自丰厚的社会资源、人文精神。最早从大唐帝国带回茶种的日本人是澄澄禅师，日本天皇第一次喝到茶水的时间是公元815年。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天皇，即刻被那碗清汤茶水所征服，颁令在全日本推广饮茶，茶树在这个岛国得以大面积栽种。到了大宋，一个叫作荣西的日本禅师，不仅来学习佛经，走的时候带了满满一船的茶树种子，还把博大精深的中国茶道也带回了国，并制定了适合日本人使用的饮茶仪式，称为日式茶道。模仿陆羽的《茶经》，荣西写了一本《吃茶养生记》，是日本的第一本茶书。在书中，茶叶被神化为“圣药”、“万灵长寿剂”，大大推动了日本社会的饮茶风尚。从此，宣扬不怕战死就怕病死的日本人，嗜茶如命，甚至将清寂的茶道引入极端。当年英国佬大肆贩卖鸦片进中国，并趁中国人吸着大烟

昏睡时，扛着洋枪洋炮插了天朝窝。中国人厚道仁慈，没有趁日本人沉迷于茶道时偷袭劫掠，反被喝了“圣药”精神起来的日本鬼子倒打一耙，输了个精光。

日本人放出狂话，宋代以后中国已经没有茶道，世界茶道在日本。

我们该怎么说？历史是如此记录的，到了19世纪，中国茶叶的传播遍及全球，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是，1886年茶叶出口量达268万担。我们现在看到的一组数字是，喝起来没滋没味的立顿茶，在中国的销售量基本与我们出口茶的总量差不多。茶叶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有些动摇，如果把不住关口，说不定哪天就要让出坐了很久的头把交椅。澳洲和新西兰在繁华地段都有卖茶的专业店，但多是印度和斯里兰卡茶，我们的茶屈居舍瓦里，不大好找。

茶已入道，茶道如人道。我想，如此盛大的中国茶叶博览会仅在国内开意义不大，到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卖便宜货的大卖场。到海外，推销中华茶文明，让更多的老外喝中国茶，这是远谋，此乃大略。

十一节第一茶 山东名牌
聖谷山®
热线: 0531-85972988
日照圣谷山茶场有限公司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个人生活经历不一样，吃饭口味不相同，对各种蔬菜的喜好厌恶也因人而异。

平心而论，人们是普遍喜欢胡萝卜，要不然，国人就不会把它誉为“小人参”了。而在荷兰，胡萝卜与土豆、洋葱混合烹调的菜肴被定为“国菜”，日本、美国等国家认为胡萝卜是根茎类蔬菜中的“健康保护神”。胡萝卜是既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又物美价廉、营养丰富的一种蔬菜。胡萝卜到处都有栽种，它们有红的、有黄的，有红里透黄的、黄里透红的，还有极少数是黄里透白以及红得发紫的。不仅颜色鲜美，晶莹剔透，而且肉质细密，脆嫩多汁，芳香甘甜，沁人心脾。特别是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具有促进人的机体正常发育，维护上皮组织，防止呼吸道感染，健脾除痞，润肠通便，益肝明目等功能。

胡萝卜有多种吃法，生吃熟吃，鲜吃干吃，炒、蒸、馏、煮、炖、拌、喝糊糊、包饺子、蒸包子、炸丸子、煎托子、腌咸菜，随心所

【饮饌记忆】

爱恨交织 胡萝卜

□刘明远

欲，任君选择，不管怎么做，都能让人闻起来馋涎欲滴，吃起来口舌生香。

据民间传说，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早年家境贫寒，曾经流落街头逃荒要饭。当上皇帝后，整天山珍海味、美馐佳肴，让他吃腻了，他忽然想起当年有一次乞讨而来的一碗饭。那碗饭色香味俱佳，颜色是满碗一片白，中间几点红，闻起来淡雅清香，吃到嘴里如糖似蜜。多少年了，他忘记了这碗饭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只知道那是碗“白边红心饭”，吩咐御厨重新做来，让他再享受那样的美餐。可是厨师们查遍了高档的菜单食谱，询问了多处特色名吃，都不知道“白边红心饭”是怎么做成的，最后派人到他当年讨饭的地方去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那位舍饭的人，才知道这是一碗白花花的豆腐渣中间又刺了通红通红的腌制胡萝卜碎末。

然而，我对胡萝卜却经历了一个爱恨交织的过程。事情还得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刮五风”说起。

我的家乡汶上县蜀山湖畔，地势低洼，易涝怕淹，那时的雨水好像特别多，防洪排涝水利设施比较简陋。1957年秋天，家乡暴雨成灾，庄稼被淹得一塌糊涂。土地产量本来就低，这一淹吃成了大问题。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不仅有自然界的狂风暴雨，更有政治上的大浪滔天。上级布置任务，要求农村树起“三面红旗”，搞“一大二公”，做大锅饭，吃大食堂。大锅饭的主食就是胡萝卜。把胡萝卜和黄豆一起放在大锅里煮熟，然后再把胡萝卜捣烂，满碗都是胡萝卜，只有星星点点很少的黄豆粒，还美其名曰“豆梅”。开始还觉得挺好吃，可是，上顿吃了下顿吃，今天吃了明天吃，吃来吃去胃受不了，吃伤了。有几次，我甚至把领到的“豆梅”仅仅挑了黄豆粒吃，然后就把胡萝卜全部倒掉了。倒了几顿，没有别的食物可吃，饥肠辘辘，饿得发慌，为了活命，只好继续吃。

熬过了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慢慢好起来了，但我却对胡萝卜深恶痛绝，只要一看到它，就脑子疼，条件反射式地排斥、拒绝，很多年不吃胡萝卜。

结婚后，妻子知道我这个毛病，就试着帮助我纠偏。她说胡萝卜真的是个好东西，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她循序渐进，精炒细烹，逐步调适我的胃口，慢慢地，我恢复了正常的味觉，又喜欢上胡萝卜了。

后来，我进行了冷静的思考，这不是胡萝卜的错，为什么要恨胡萝卜呢？不应该恨它，相反，应该好好地感谢它，要不是胡萝卜，还不一定能熬过那个可怕的年代呢。